



## 讀屈原〈離騷〉有感七絕

● 張垣鐸\*

楚王矚昧太無知，<sup>1</sup>

偏信奸邪惑誤辭；<sup>2</sup>

\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<sup>1</sup> 楚懷王任命屈原為左徒，「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客，應對諸侯」，參與楚國內政、外交的議決推展，甚得懷王信任，成為懷王倚重的左右手。懷王也曾經指派屈原制訂國家的法令，想要決斷嫌疑，確立制度，造福百姓，繁榮社會，富強國家，光大先王的偉業。可惜後來因為上官大夫的讒間，懷王竟然懷疑疏遠屈原，甚至背棄與屈原曾經擁有的「變法革新圖強」的誓言，利益薰心，鬼迷心竅地接受張儀商於六百里土地的餽贈而毀棄「聯齊抗秦」的策略。不顧屈原的反對，執意前往武關，與秦昭王會盟，結果中了秦國伏兵之計，被挾持到咸陽，受盡侮辱，最後客死秦國。其昏矚昧，糊塗無知，莫此為甚。

<sup>2</sup> 《史記》記載，屈原奉楚懷王命令，起草法令，尚未定稿，不巧被同僚上官大夫發現；上官大夫想奪取這份法令的草稿，俾便向懷王爭寵邀功，屈原不給。於是上官大夫就在懷王面前造謠詆毀屈原恃才傲物，誇耀功勞，目中無人，自以為是。懷王不分青紅皂白，懷疑屈原對自己的忠誠，盛怒之下，竟然疏遠屈原：

「上官大夫與之（屈原）同列，爭寵，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，屈平屬草藁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；因讒之，曰：「王使屈平為令，眾莫不知；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為非我莫能也。」王怒而疏平。」（《屈原賈生列傳》）

屈原在〈九章·惜往日〉一文，悲切地追訴這次椎心不堪的冤屈苦痛：「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詔以昭時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國富強而法立兮，屬貞臣而日嫉。秘密事之載心兮，雖過失猶弗治。心純脛而不泄兮，遭讒人而嫉之。君含怒而待臣兮，不清澈其然否。蔽晦君之聰明兮，虛惑誤又以欺。弗參驗以考實兮，遠遷臣而弗思。信讒諛之溷濁兮，盛氣志而過之。何貞臣之無辜兮，被離謗而見尤。」正當君王恩寵器重自己，志同道合，傾全力決斷嫌疑，建立制度，變法革新，造福百姓，光大王業，富國強兵的關鍵時刻；奸臣卻無所不用其極地無中生有，以假亂真，惑上欺下，一手遮天，嫉妒誣陷傷害自己。君王誤信奸臣讒言，不分是非曲直，盛怒之下，拔除自己的一切官職，並且疏遠放逐自己。自己蒙受天大的冤屈，卻無處可申。



耿耿此心昭日月，<sup>3</sup>

可憐屈子獨幽悲！<sup>4</sup>

<sup>3</sup> 司馬遷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曰：「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誹而不亂，若〈離騷〉者，可謂兼之矣……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，可也」。屈原作品的博遠卓犖與夫人格的善潔完美，直如日月，輝耀寰宇，永不刊滅。

<sup>4</sup> 〈離騷〉：「眾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偃規矩而改錯。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為度。忼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為此態也。」

〈九章·惜誦〉：「竭忠誠以事君兮，反離羣而贅疣……吾誼先君而後身兮，羌眾人之所仇。專惟君而無他兮，又眾兆之所讎……忠何罪以遇罰兮，亦非余心之所志。」〈九章·涉江〉：「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，固將愁苦而終窮……余將董道而不豫兮，固將重昏而終身。」

在奸小的嫉賢妒能、眾口鑠金與世人的投機取巧、違反法度、苟合取悅下，竭忠盡誠，事奉楚王，一心一意繫念君王國家安危的屈原，反而遭到奸小的孤立仇視，無所不用其極地想置他於困窘的絕境。屈原獨自所承受的幽怨悲痛，溢於言表。

